



■激情年代

助农夺高产的桓台洞子井

洞子井的效益是惊人的。有了洞子井,粮食产量由每亩100余斤稳增到400余斤,有的村达到两作三收,有的甚至达到三作三收。

□邵勇胜

1973年,我在桓台县深入生活,也正是小麦浇拔节水的季节,坡里的社员们干劲很足,鸳鸯罐从洞子井里向上提水,真是人欢马叫,热火朝天,早饭和中午饭都是在井台上吃,场面十分感人。

桓台县当年是长江以北第一个过长江的县(亩产800斤,即为过长江)。我的家乡离桓台并不远,因没有水利条件,小麦是十年九不收,春天逃荒者甚多,农业合作化后也好不到哪里去,记得有一年一家人只分了20斤麦子。

桓台县为什么过了“长江”?俗话说:井水不犯河水。但桓台县的洞子井却是井水犯了河水,为何有此讲法,那是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产物。

大概是1974年吧,我陪作家王安友同志到桓台县采访,他听了几位大队书记的情况介绍,均提到了“洞子井”的事,他感到这是桓台人民的创造和壮举,全省没有,全国少见,建议我写一下。我在桓台深入生活时,也有意识地搜集了一些材料,但对全面情况不太了解,主要是阶级斗争没法写,这件事便拖了下来。



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收到了县政协副主席张承连同志捎给我的几本桓台县出版的文史资料,其中一本《桓台文史》中有一篇文章,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洞子井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桓台有一条主要河流,叫乌河,建国前后,它在水利航运、农田灌溉、排涝泄洪方面,均为桓台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乌河是地下河,不易引水灌溉,那时还没有机械化提水工具,但桓台人民有征服自然的无穷智慧和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他们在乌河两岸掘隧道引水入井,各井连贯相通,河水源源不断流向水井,从而提高了井下水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家乡称那个地方的土层为“坚土”,见了

水不但不坍塌,反而像砖石般坚硬,这也为开掘洞子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

洞子井的效益是惊人的。鸳鸯罐由原来拧13道绳减少到8道,水车斗子由原来的135只减少到只挂35只,粮食产量由每亩100余斤稳增到400余斤,有的村达到两作三收,有的甚至达到三作三收。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起初它只是索镇花园村的一位农民创造的,因见效快,只要肯卖力气,不用花费什么钱财,一般群众也办得到。以后数年,各村效仿,隧洞顺流延伸,逐渐形成地下沟渠纵横,洞子井星罗棋布。据调查统计,全县有较大骨干隧洞17条,总长56.11公里,分支隧洞48条,总长33.3公里。洞子

井10701眼,涉及原来的3个区,灌溉面积13万亩,效益涉及72个村子。群众编歌谣唱到:桓台县,不怕旱,洞子井,鸳鸯罐,水车斗子一大串,不靠老天也吃饭。这在靠天吃饭的上世纪50年代,是桓台人民创造出的人间奇迹,歌谣是桓台人民发自内心的喜悦心情的表露。

在采访桓台县后七大队一位老书记时,他讲:那时在地下打洞,全靠人力,双膝捆上麻布,用双肩拖着土筐,一寸一寸的在洞子里爬行,怕把隧道打弯曲了,在洞口放上一面穿衣镜,用太阳反射进洞内的亮点,来确定打洞的方向。打井打“疯”了,冬天不停工,过节不歇“马”,若超过了自己定下的日进度,爬上井来,不顾疲劳还要相互拥抱狂跳一阵,那场面十分动人。真是打井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老书记的话,是桓台人精神的真实写照。

桓台县除了有较为优越的地理环境外,桓台人民的创业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干劲,是值得敬重和钦佩的。那位老书记曾说:每一粒麦子都有我们的汗水,亩产400斤就那么容易!

■口述城事

老青岛的大粪买卖

买卖大粪经常会发现双方将晒干的粪便(即粪饼子)放在嘴里咬一下,那是在检查里面是否掺土灰太多,如果太多的话价钱会降低。有位村支书亲自为别家农民嘴尝干大粪,尝后说了句:“成色很好!”

□姜书法

大粪臭不可闻,人人讨厌,但在过去,大粪可是好东西,旧时在青岛,还有买卖大粪的职业。

解放前,各行各业都有为本行业从业人员服务的机构,叫同业公会,按当时政府的明文规定,在一个地方有同样性质的行业七家以上可以组织同业公会。买卖大粪的归“金汁业”管,当各同业公会会长开会的时候,坐首席的是“金汁业”的会长。你想想,得罪了掏大粪的,几天不给你掏厕所,弄你个臭气熏天,什么买卖也都给黄了。

德国占领青岛期间,把大粪纳入法律管理,据1900年颁布的《德属之境分为内外两界章程》第12条规定:“每房房主必须设立厕所,并应随时洒扫洁净大小便外,别项秽污之物不得倾倒在內,每日须将各项秽物搬除,如请衙行所准承办此事之人代为搬除,自应照衙门所定薪资偿给。”为了避免挖大粪的漫天要价,1908年颁布《订立倒弃脏物章程》第3条规定“至于脏物之费既在拉粪费一元三角五分以

內,不准另外索费。”从这些档案文件可以看出,青岛家庭建立卫生间,有百年历史了。挖粪、运输粪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并且有相关的部门负责。

挖大粪的,每天早晨挑着个粪筐,带着粪勺满街吆喝。谁家茅坑满了,叫到茅房里,看“货”议价。讲好价钱就可挖走,大粪是可以卖钱的。掏挖大粪是按地区、工种分工,有拉粪车的,有挑挑子的,有背粪筐的。有专掏官茅房的,有入户的,挖到的大粪集结在一起,经过加工,可以卖给农村,种植庄稼。

个中流程是这样的:一、城里人把大小便排进旱厕或者便桶;二、清洁工把旱厕和便桶里的东西收集起来,装桶或者装车运走,倒进城郊的化粪池;三、粪商定期来收购化粪池里的肥料,运往农村论斤销售;四、农民用这些肥料种植粮食和蔬菜,最后再把粮食和蔬菜卖给城里……总之这是一种美妙的生态循环,绝对的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

平常都说用大粪上地,不对。如果把大粪直接浇庄稼上,能把庄稼烧死。刚掏出的大粪那是生粪,要经

过加工,变成熟粪才能上地。怎样加工,生粪先要集中在一个浅池(一般在平地上四周围一圈土即可),拌以灰土,分成小堆儿,使干燥。干后码成大堆,使发酵。约需半月左右(随气候变化)发酵成功,原来的小堆变得松散,这需要用铁锨翻动,边翻边打碎,使成末状并释放出沼气,这才叫熟粪,卖给农民们,上到地里劲特别大。

解放后收大粪的主要是农村人,卖大粪的是城里人。那时住的大都是里院,自家里有小茅房,产生的粪便,有勤快人在大院周围开荒种点菜粮就自产自自用。没有地的人家产生的粪便就成了买卖的对象,计量一般用桶做单位,一桶屎尿一角人民币,如果屎多的话,就多加个一二分。正月的粪价比以往高,因过年时人们总是吃得更好一些。这种情景一直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

收购粪便的一般是等货上门,挖一个大坑,收了就倒进去,将粪发酵后掺上炉灰或者土,摊成粪饼,晒干出售。如果没有场地就只好卖给经营粪场的,那就挣不了几个钱了。看到买卖大粪有利可图,有外地的干脆住在青岛直接收购,减少中间环节。常有海西的坐船来青岛买大粪,晒干的粪便装船运到外地,到码头后是最受欢迎的船只之一。他们除收购外,还经常到一些关系户家不花钱拉一些粪便,到手后,找一片开阔地把粪便晒干,马路上经常飘散着粪便的恶臭。

记忆中的上世纪60年代,



过去的大粪票(资料片)

在青岛市区西藏路一带的人行道上(24中墙外)晒满了大粪干,在台西镇炮台的北面也有个大粪场,现在的丹东路和合江路拐角处,当年是空地,有人专门拉来垃圾和炉灰用箩筛了拌上大粪汤晒饼。党校前面的小山坡有晒粪的,四流中支路靠近海边,晒的粪干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有的大粪干是用粪和土掺和在一起制成的,一般在冬春季晒,看起来像现在的掺假。晒粪的时候用一木耙子,往粪里拱,把粪摊平,还要经常翻翻,把粪晒干。

买卖大粪经常会发现双方将晒干的粪便(即粪饼子)放在嘴里咬一下,那是在检查里面是否掺土灰太多,如果太多的话价钱会降低。上世纪60年代,一老师到农村搞外调时,就亲眼看见村支书亲自为别家农民嘴尝干大粪,尝后说了句:“成色很好!”这种情景在今天看来,真的是匪夷所思呢。

如今崂山很多人家又开始用大粪种果树、庄稼和茶叶了,开始了自然回归。“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过去的东西好吃,是因为不用化肥啊!

芒种芒种忙收忙种

□马洪利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芒种芒种,忙收忙种”。今年6月5日是“芒种”节气,芒种是反映物候的节令,“芒”指一些有芒作物,如大麦、小麦已经成熟,即将收割;“种”指种子或播种的意思,或表明晚谷、黍、稷等作物播种最忙的季节。有人把“芒种”解释为“忙种”,恰如其分,在我们长清东部山区便有“芒种芒种,忙收忙种”的农谚。

在家乡流传着许多与芒种有关的天气谚语,如“芒种西南风,夏至雨连天”;“芒种南风扬,大雨满池塘”;“芒种怕雷公,夏至怕北风”;“芒种刮北风,旱断青苗根”;“芒种日晴热,夏天多大水”;“芒种热得很,八月冷得早”;“芒种打雷是早年”;“芒种忙,麦上场”;“麦到芒种谷到秋”等等。

对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说,芒种一到,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下地,春种的庄稼要管理,收、种、管交叉,是一年中 busiest 的季节。芒种时节,天气炎热,正是山里人挥汗如雨的“三夏”大忙时节,忙着收割麦子,忙着播种玉米,忙着给花生、高粱、棉花、豆子、谷子、地瓜等諸多农作物进行苗期管理。

由于家乡满山遍野都是果树,所以我们这里增添了一“忙”,那就是繁重的果树管理,成了名副其实的“四夏大忙季节”。每到芒种节气到来之前,就有一种被当地人叫做“芒种鸟”的大鸟来到我们这里,没白没黑地飞在天上不停地叫着“芒种芒种,忙收忙种!”

以前,深山里还没有小麦脱粒机的时候,家乡人都忙着提前准备好晒麦子的场院,碌碡、杈、耙、扫帚、扬场木锨等等。俗话说:“蚕老一时,麦熟一晌”,到了芒种节气,上午还青青的麦子,过一个晌午头就会遍地金黄,干熟得断穗掉粒。对“不担病儿”的麦子而言,当地人还有“八成熟十成收,十成熟八成收”的说法,意思是说,麦子不能等到“干透了”、“熟过劲儿”了的时候再动镰,那样就会有很多被折断的麦穗和失落的麦粒丢在麦田里,难以做到颗粒归仓。又加之芒种时节的天气变化无常,必须谨慎预防高温、大风、暴雨、冰雹等自然灾害,所以当地农民都懂得“龙口夺粮”的道理。

“芒种前后麦上场,男女老少昼夜忙”,为了体现芒种时节“大忙”,家乡还有“下来麦茬,不让亲家”的俗语,意思是说,在麦收的时候,就是亲家从门前路过,也没时间打招呼,不过,通情达理的亲家不会因为被冷落而怪罪的,因为他们也知道此时正是“农忙不让人”的芒种“急”节。

“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芒种急种谷”、“芒种芒种,样样都种”、“芒种不种高山谷,过了芒种谷不熟”。种谷子的时间,除了春播的“早谷”之外,最晚也不能超过“芒种节”,一旦过了芒种,谷子就难以成熟了,仅长“谷糠穗”。意思就是说,北方农作物的播种时间,已经到了不能再继续往下拖延的最后期限。

大粪池